

## 《特稿》

# 漢字文化圈疾病觀在日本的發展

大形徹 著

楊柳 譯

### 摘要

在拙稿中，筆者探討了東亞漢字文化圈中的疾病與疫病觀。中國古代認為疾病是由鬼，即惡靈，附著於病人的身體或進入體內而引起的。在漢字的結構中，也有與疾病原因及其治療相關的元素。疫病的「疫」字的甲骨文似乎描繪了用棍狀物體擊打附著於病人的疫鬼以將其驅逐的情景。筆者將此稱為「鬼系病因論」。這種觀點透過漢字及文獻也對日本產生了影響。具體來說，分為以下幾點進行考察：（一）基於陰陽五行論的氣系病因論；（二）鬼系病因論；（三）文字中所見鬼系病因論；（四）讎與方相氏的關聯。此次考量到在台灣的發表，筆者特意介紹了日本人皆知的內容。作為整體發展，中國醫學從「鬼系病因論」轉向強調氣流動的「氣系病因論」。然而，在宗教及傳統文化中，基於「鬼系病因論」的信念並不少。我們可以在日本的追儺和祇園祭中看到這些影響及其延展。

關鍵詞：漢字文化圈、疫、鬼系病因論

---

\* 本文乃執行獨立行政法人日本學術振興會「科學研究費助成事業」「東アジア漢字文化圈の疾病・疫病観の史的・現代的展開：鬼系病因論の起源と思想の水脈」研究計畫之部分成果，受「基盤研究 B」科學研究費補助。本文曾以〈漢字文化圈の疾病観〉為題，發表於《古代文化》第 75 卷第 2 號（2023 年 2 月），此次修訂、翻譯，針對日本文化的介紹大幅加筆修正。

\*\* 大形徹現職為日本大阪府立大學名譽教授、立命館大學衣笠綜合研究機構特別招聘研究教員（教授）；楊柳現職為廣島大學大學院人間社會科學研究特任助教。

\*\*\* 為尊重作者，本特稿格式不依本刊撰稿體例調整。

#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Illness Perceptions in Japan under Sinographic Cultural Influence

Tohru Ohgata

translated by Yang Liu

##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concepts of illness and epidemics within the East Asian Sinographic cultural sphere, focusing on the influence of ancient Chinese beliefs on Japan. In ancient China, diseases were attributed to *Gui* (malevolent spirits) attaching to or invading the body, a view reflected in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characters. For example, the oracle bone script for “疫” (epidemic) seemingly depicts a scene in which a stick-like implement is used to expel *Gui* afflicting a patient. The author terms this concept “Spirit-Centered Etiology.” This perspective, conveyed through Chinese characters and literature, also influenced Japan. The paper explores: (1) Qi-Centered Etiology from Yin-Yang and Five Elements theory; (2) Spirit-Centered Etiology; (3) textual evidence of Spirit-Centered Etiology; and (4) the link between Nuo rituals and Fangxiangshi (exorcists). Given the context of presenting this paper in Taiwan, the author has intentionally included content that is widely recognized in Japan. While Chinese medicine transitioned from the “Spirit-Centered Etiology” to the “Qi-Centered Etiology,” spirit-based beliefs persist in religious and cultural practices, influencing Japanese rituals like Tsuina and the Gion Matsuri.

Keywords: Sinographic Cultural Sphere, epidemic (yi), spirit-centered etiology

---

\* Honorary Professor, Osaka Prefecture University; Distinguished Research Professor, the Kinugasa Research Organization, Ritsumeikan University.

\*\* Specially Appointed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Hiroshima University.

## 前言

本文旨在綜合考察東亞漢字文化圈中的疾病與疫病觀。中國古代認為疾病是由鬼，即惡靈，附身於病人的身體內，或侵入人體所引發。筆者將其命名為「鬼系病因論」。<sup>1</sup>這種觀念透過漢字及文獻也對日本產生了影響。在漢字的結構中，包含了疾病的成因及其治療方式。疫病的「疫」字在甲骨文中，應該是描述以棒狀物敲打附身於病人的疫鬼，藉此將其驅逐的情景。<sup>2</sup>

### 一、基於陰陽五行論的氣系病因論

然而在中國，從戰國時代到秦漢期間，人們試圖以不同的原理來理解宇宙和人體，即陰陽五行論。鄒衍（約公元前 305-前 240 年）闡明了五德的傳說。<sup>3</sup>此外，他主張「陰陽主運顯於諸侯」，<sup>4</sup>將陰陽與政治結合。他提出的「……陰陽五行，周而復始」理論不斷循環，<sup>5</sup>形成了陰陽五行論。《陰陽五行時令》一書也由此誕生。<sup>6</sup>鄒衍認為中國只是天下的八十分之一，<sup>7</sup>中國以外還有八十個相似的國家。他所提倡的陰陽五行論可能受到了印度的四大元素（地、水、火、風）及希臘類似理論的影響。無論是印度還是希臘，都認為世界可以分解為二、四或五種要素。在中國，這些要素被表現

<sup>1</sup> [日]大形徹：〈「鬼」系の病因論：新出土資料を中心として〉，《大阪府立大學紀要（人文・社會科學）》第 43 卷（1995 年 3 月），頁 1-15。

<sup>2</sup> [日]大形徹：〈疫について〉，《漢字學研究》第 9 號（2021 年 10 月），頁 93-111。

<sup>3</sup> 《史記·歷書第四》：「五德五行也。」〔西漢〕司馬遷著，〔日〕瀧川龜太郎考證，〔日〕水澤利忠補著，楊海崢整理：《史記會注考證校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 年），卷 26，頁 724。

<sup>4</sup> 《史記·封禪書第六》：「陰陽主運顯於諸侯。」此處，關於鄒衍主運的記載，《集解》道：「如淳曰，今其書有主運五行」，又《索隱》言：「主運是鄒子之書篇名」，皆指其為鄒衍的書物的篇名。〔西漢〕司馬遷著，〔日〕瀧川龜太郎考證，〔日〕水澤利忠補著，楊海崢整理：《史記會注考證校補》，卷 28，頁 786。

<sup>5</sup> 〔東漢〕班固著：《前漢書》，收於〔清〕永紀昶、永瑤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49 冊（香港：迪志文化，2015 年），卷 22，頁 26。引自迪志文化：《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參見：<http://www.sikuquanshu.com/main.aspx>，瀏覽日期：2024 年 11 月 27 日。以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皆出自此資料庫，不再贅述。

<sup>6</sup> 《陰陽五行時令》十九卷。見〔東漢〕班固著：《前漢書·藝文志第十》，卷 30，頁 56。

<sup>7</sup> 「鄒衍……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見〔西漢〕司馬遷著，〔日〕瀧川龜太郎考證，〔日〕水澤利忠補著，楊海崢整理：《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史記會注考證校補》，卷 74，頁 1431。

為「氣」，稱為陰陽之氣、<sup>8</sup>五行之氣。<sup>9</sup>關於五行的關係，有「木火土金水」<sup>10</sup>以及「五行相生 水木火土金」、「五行相剋 金木土水火」等不同的循環形態。<sup>11</sup>

在前漢時期，董仲舒撰寫的《春秋繁露》中，八十二篇名中關於「陰陽」的篇目共有五篇，分別是：「陰陽位第四十七」、「陰陽終始第四十八」、「陰陽義第四十九」、「陰陽出入上下第五十」、「天地陰陽第八十一」。而關於「五行」的篇名則有九篇，分別是：「五行第三十八」、「五行之義第四十二」、「五行相勝第五十八」、「五行相生第五十九」、「五行逆順第六十」、「治水五行第六十一」、「治亂五行第六十二」、「五行變救第六十三」、「五行五事第六十四」。<sup>12</sup>

這套理論深深吸引古代的知識分子。董仲舒作為儒學者，對其進行了整理和完善。根據這一理論，天下萬物可以分解成若干元素，並重新構建。陰陽五行理論似乎能夠解釋世間一切現象。

特別是在古代醫學領域，此理論特別滲透於古代醫學領域，係因為它屬於一種內在性的病理論述，即「氣系的病因論」（病理性氣化理論），<sup>13</sup>所以很容易被應用。《黃帝內經素問》中，八十一篇的篇名中帶有陰陽的有五篇，分別是：「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陰陽離合論篇第六」、「陰陽別論篇第七」、「太陰陽明論篇第二十九」、「陰陽類論篇第七十九」。此外，「陰陽」一詞出現了兩百次。雖然篇名中沒有帶有「五行」的篇目，但「五行」一詞出現了二十次。此外，出現「五」的詞句包括：五行、五藏、五氣、五味、五風、五宮、五里、五運、五治、五色、五決、五脈、五痺、五穀、五陽、五音、五動、五實、五虛、五寸、五經、五果、五畜、五菜、五入、五病、五精、五並、五惡、五液、五禁、五病、五發、五邪、五亂、五主、

<sup>8</sup> 例如〈德論上〉有「陰陽氣始動」。「〔東漢〕班固著：《白虎通義》，收於〔清〕永紀昉、永瑤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50 冊，卷上，頁 38。

<sup>9</sup> 例如〈德論上〉可見「人本含六律五行氣而生，故內有五藏六府，此情性之所由出入也」。「〔東漢〕班固著：《白虎通義》，卷下，頁 32。

<sup>10</sup> 五行 木火土金水。「〔明〕周王、朱橚著：《普濟方·鍼灸門注》，收於〔清〕永紀昉、永瑤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59 冊，卷 411，頁 55。

<sup>11</sup> 以上五臟相生。同上註，頁 56。

<sup>12</sup> 〔西漢〕董仲舒著：《春秋繁露·目錄》，收於〔清〕永紀昉、永瑤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81 冊，頁 1-7。

<sup>13</sup> 〔日〕大形徹：〈「氣」系の病因論：張家山漢簡を中心として〉，《人文學論集》第 13 卷（1995 年 3 月），頁 33-50。


五勞、五勝、五法、五指、五聲、五絡、五歲、五常、五星、五化、五類、五宜、五制、五過、五中、五部、五診、五火、五形志、「五五二十五穴」、「故針有懸布天下者五」、「一刺不已，五刺已」及「故病有五，五五二十五變」等。在現代的東洋醫學課程中，最初學習的就是陰陽五行理論，<sup>14</sup>這似乎成為理解一切的基礎。

然而，對於如新冠病毒（COVID-19）這類傳染病或疫病，即使改善體內氣的流動也無法治癒。這些病被認為是邪氣、外邪，即體外侵入的「氣」。這些邪氣位於正常氣系的循環之外，屬於氣系病因論不願承認的「氣」，是外在病因論。<sup>15</sup>

惡鬼、惡靈是無法看見的，<sup>16</sup>它們既可以被視為靈魂，也可以被視為是某種氣狀的存在。鬼可能與怨恨、詛咒等情感糾纏在一起，<sup>17</sup>而邪氣、外邪則是去除了這些情感後的表現。

## 二、鬼系病因論

關於外在病因的認識自古以來就存在，這是一種基於「鬼」的病因論。鬼指的是死者的靈魂、惡靈等，古人往往借助善神的力量來驅除它們。這種觀念延續至今，成為如追儺或夏越祓等傳統祭祀活動中的重要內容。在大儺儀式中，古人會將紅色的藥丸（撒上丹砂粉末的藥丸）撒於室內，<sup>18</sup>實際上具備消毒殺菌的效果。

這一觀念還可從文字中窺見。甲骨文中的「疾」字，<sup>19</sup>在正面人形的旁邊畫上了一支箭，這個形象因此被解釋為「箭傷」。<sup>20</sup>然而，「疾」字的

<sup>14</sup> 《基本としくみがよくわかる東洋医学の教科書》第二章「東洋醫學基礎講座」中的基本理論包括：（一）陰陽論；（二）五行論；（三）五行色體表。見〔日〕平馬直樹、〔日〕淺川要、〔日〕辰巳洋等監修：《基本としくみがよくわかる東洋医学の教科書》（東京：ナツメ社，2014年），頁38-43。

<sup>15</sup> 在前引書中，將「六氣、六邪（六淫）、外邪、外感病、風、寒、暑、濕、燥、火、疫病」列為「外因」。同上註，頁88。

<sup>16</sup> 王充《論衡·論死》曰：「……荒忽不見，故謂之鬼神。……何則鬼神，荒忽不見之名也。……神者，荒忽無形者也。」〔東漢〕王充：《論衡》，收於〔清〕紀昀、永瑤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62冊，卷20，頁13。

<sup>17</sup> 例如，《左傳》成公10年「病入膏肓」的故事。相關內容將在後文提及。

<sup>18</sup> 《後漢書·禮儀志第五·禮儀中》：「《漢舊儀》曰：方相帥百隸及童女，以桃弧、棘矢、土鼓，鼓且射之，以赤丸、五穀播灑之。」〔劉宋〕范曄著，唐李賢等注：《後漢書》，收於〔清〕永紀昀、永瑤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52冊，卷15，頁11。

<sup>19</sup> 白川靜：《字通》（東京：平凡社，1996年），頁694，「疾」。

相關詞彙中並不表現出與外傷有關的含義。這應是古人試圖用箭來威脅並驅逐附身於人體內的惡鬼，因此「疾」字本身並非代表疾病，而是表現一種藉由巫術治病的過程。

在西漢初期的《五十二病方》中，使用箭來治療癩（脫腸）的記載亦可見一斑。

以釋為弓，以甌衣為弦，以葛為矢，以□羽。旦而射，莫而□小。<sup>21</sup>

脫腸即「腹股溝疝氣，指大小腸從腹股溝部位脫出，並導致陰囊腫脹的病症」。<sup>22</sup>古人認為這是因為惡鬼進入人體導致患部腫大，因此用象徵性的弓箭來驅逐惡鬼。《春秋左氏傳》昭公4年中可見「桃弧棘矢」，<sup>23</sup>即桃木弓與棘木箭，這一意象非常直觀。

桃木在道教中被認為具有辟邪的功能，如桃木劍常用來驅邪。此外，對於「桃氏為劍」的注釋中亦提到：「劍工謂之桃氏，以能辟除不祥故也。」<sup>24</sup>日本有一個家喻戶曉的故事：從桃子之中誕生的桃太郎前往鬼島討伐惡鬼。在日本，鬼常被認為是一個擁有強壯體格、令人畏懼的存在，這與中國傳統中的鬼怪形象大相徑庭。然而，桃子用於驅鬼的辟邪功能，這一觀念顯然在日本得到了傳承。

弓箭作為驅邪工具的觀念同樣傳承至日本。石清水八幡宮的八幡御神矢（箭形的御神札）（圖1）<sup>25</sup>被認為是破魔矢的原型，象徵著破邪顯正。<sup>26</sup>

<sup>20</sup> 上一註解的《字通》在訓義中解釋為「箭傷」，並提到「卜文、金文中的字形為大（人正面的形狀），其腋下有一隻箭，表示腋下中箭負傷的意思」，見同上註。《新字源》則指出「因為人被箭射中，表意為生病」。見〔日〕赤塚忠、〔日〕西田太一郎、〔日〕小川環樹等編：《新字源》（東京：角川書店，1968年），頁677。

<sup>21</sup> 釋で弓をつくり，甌に巻いた布で弦をつくり，葛で矢をつくり，□を羽とする。旦に〔ふくれあがった癩を〕射れば，暮には小さくなる。此部分為筆者翻譯。參照〔日〕小曾戶洋、〔日〕長谷部英一、〔日〕町泉壽郎等著，馬玉堆出土文獻譯注叢書編集委員會編：《五十二病方》（東京：東方書店，2007年），頁112、242。

<sup>22</sup> 同上註，頁103、223，注釋（一）。

<sup>23</sup> 〔晉〕杜預注，〔唐〕陸德明音義，〔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收於〔清〕永紀昉、永瑢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5冊，卷42，頁33。

<sup>24</sup> 〔明〕董斯張：《廣博物志·武功下·劍》，收於〔清〕紀昉、永瑢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981冊，卷32，頁6。

<sup>25</sup> 巫女背著御神箭，並跳神樂舞。

<sup>26</sup> 石清水八幡宮「關於八幡御神矢」，參見：<https://iwashimizu.or.jp/kito/>，瀏覽日期：2024

記載中提到：「弓箭具有……驅散邪氣……的靈力……在平安時代，八幡太郎源義家曾於宮中的紫宸殿殿上三次拉弦擊響弓弦，隨即堀河天皇的疾病便痊癒了」，<sup>27</sup>可見擊響弓弦<sup>28</sup>也被認為具有療效。冬至時，石清水八幡宮會豎起高達 8 米的御神矢（圖 2）。



圖 1：巫女肩負御神矢舞神樂  
（京都 石清水八幡宮，作者攝於 2016 年 1 月 7 日）

---

年 11 月 26 日。

<sup>27</sup> 石清水八幡宮「關於八幡御神矢」，參見：<https://iwashimizu.or.jp/kito/>，瀏覽日期：2024 年 11 月 26 日。

<sup>28</sup> 藤原道長《御堂關白記》，寬弘 5 年（1008）9 月 11 日可見鳴弦的記錄：「御湯鳴弦五位十人，六位十人。」〔日〕藤原道長著，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編：《大日本古記錄：御堂關白記》（東京：岩波書店，1984 年），頁 268。



圖 2：立於御本社前的 8 米高御神矢  
（同上，作者攝於 2016 年 1 月 7 日）

### 三、文字中所見鬼系病因論

#### （一）疫

甲骨文中「疫」字的隸定較晚。1983 年，溫少峰、袁庭棟編著的《殷墟卜辭研究》中對其進行了考察，<sup>29</sup>首次隸定了「疫」。

甲骨文中有一𠄎字，舊不釋。按此字從𠄎即疒，從𠄎即殳，可隸定為「疫」。卜辭云：

（150）𠄎子卜：𠄎（御）……𠄎（疫）……女……  
（《乙》8873）

此辭已殘，當是卜問是否舉行御祭以除疫病之辭。

此處將該文字解釋為「𠄎疫」。該文字的拓本見於乙編 8873。

<sup>29</sup> 溫少峰、袁庭棟編：《殷墟卜辭研究——科學技術篇》（四川：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3 年），頁 325。





乙編圖版 8873 15.0.290 15.0.2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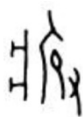


放大圖像

此字由「疒」與「殳」構成。關於「殳」字，徐中舒認為它是「支」，並稱「義不明」。<sup>30</sup>但「殳」與「支」皆是手持某物的形狀。

古代字書中未記載甲骨文有「疫」字，並認為「役」是其對應字形。直至《古文字詁林》才將其收錄，<sup>31</sup>並作為一種說法被承認。

在《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第 2 冊中，<sup>32</sup>能看到以下字形：



己卜，子其疫，弼往其學？一

拓本中顯示了人物背部出汗的點。

《殷墟甲骨刻辭類纂》中可見：<sup>33</sup>



三一九九三，屯附三 疾父乙豕妣壬豚 作父  乙豕妣

壬豚兄乙豚化……兄甲豚父庚犬

<sup>30</sup> 徐中舒主編：《甲骨文字典》（四川：四川辭書出版社，1988 年），頁 8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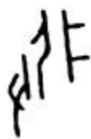
<sup>31</sup> 古文字詁林編纂委員會編：《古文字詁林》第 7 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2004 年），頁 65。

<sup>32</sup> 〈H3:556〉龜腹甲，其拓本圖版、模本圖版、照片圖版，分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第 2 冊（雲南：雲南人民出版社，2003 年），頁 167、167、189。

<sup>33</sup> 姚孝遂、肖丁副主編：《殷墟甲骨刻辭類纂》（上海：中華書局，1989 年），頁 6。

此處僅「𠄎」未被釋讀，其以甲骨文模本的形式載出，但在前面出現了「疾」字，這可以解釋其為與「疾」字相近的「疫」字。

《六體書法大字典》收錄了屯附 3 的字形，作「疫」。<sup>34</sup>



## (二) 役

過去以來，「役」的甲骨文字形（並非行人旁，而是人旁）被認為具有「疫」的含義。<sup>35</sup>解釋其為「手持工具擊打人的形狀，常用於祭祀名等」。<sup>36</sup>隨著秦代隸書中「役」字的演變，這個字逐漸引申為「疫」，並被視為是「疫」的最早出現。

甲骨文的字形表現出用棒狀物敲打人背的情形，棒的末端為白色空心橢圓形。簡帛文字中隸書的「役」僅有一例。

饒宗頤曾提到一個例子：



丁酉卜，即貞。其（役）豕十，妣丁。（《菁華》9、2）<sup>37</sup>

他解釋說：「按役讀為疫，殆有疫氣，乃卜用豕十于妣丁，以禳之。」<sup>38</sup>

也就是說，在祭祀中請求祖先神妣丁幫助驅除疫鬼。

饒宗頤還舉了另一個例子：

卜辭，甲子卜，貞，疒役（疫）不徂（延）……

他解釋說：

按「役」，《說文》古文从人，則役乃役字。考他辭云：「……貞役」。（《前編》六，一二，四）知役讀為疫。《廣雅》：「疫，病

<sup>34</sup> 田其湜編：《六體書法大字典（下）》（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1369。

<sup>35</sup> 役和疫為帶人字旁的「𠄎」的甲骨文。〔日〕落合淳思：《漢字字形史小字典》（東京：東方書店，2019年），頁12。

<sup>36</sup> 同上註。

<sup>37</sup> 採用羅振玉編著：《殷虛書契菁華》（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年）。

<sup>38</sup> 饒宗頤：《殷代人物貞卜通考》（香港：中華書局，2015年），頁987。

也。」瘕即疫。疒猶言禦疫。《漢書·郊祀志》：「以御蟲災。」《正義》謂：「蟲者熱毒惡氣為傷害人。」《左傳·昭元年》杜注：「凡厲氣傳疾者，皆可謂之蟲。」辭言，「疾疫不延」，即卜傳染病之蔓延與否也。<sup>39</sup>

在這裡，「役」、「疫」、「瘕」被視為同一概念，並與「蟲」相同，<sup>40</sup>這些都代表了一種「氣」，反映出古人占卜傳染病蔓延的觀念。

「役」本為「役」，後來衍生出「役」字形，若再加上「牀=疒」，則成「疫」。不過，由於甲骨文第一期中已確認「疫」字的存在，「役」字也可以視作「疫」的假借用字。

白川靜舉出一例，棒的上端附有白色空心橢圓形的字形：



並解釋道：「《繫傳》殳部三下，殳字條曰：『司馬法曰，執羽從殳』，指的是在咒杖上附羽，用於巡行，並在征戍及行役時使用。」白川靜認為空心橢圓形代表鳥羽，並附於咒杖上。<sup>41</sup>

或者這字形也像午（杵）的一半，若如此，便與「御」（禦）字相通。

### （三）御、禦

王國維認為「《御》……蓋假為《禦》字」，<sup>42</sup>楊樹達則指出「此皆以人有疾病行禦祀者也」。<sup>43</sup>鄭慧生撰有〈商代的御祭〉，<sup>44</sup>其內容描述為了禦疫所舉行的祭祀。

白川靜對「御」字的解釋如下：<sup>45</sup>

<sup>39</sup> 饒宗頤：《殷代人物貞卜通考》，頁 115-116。

<sup>40</sup> 關於蟲，參照〔日〕大形徹：《魂のありか》（東京：角川書店，2000年），頁 1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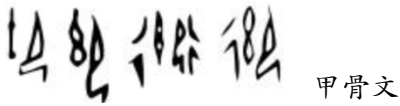
<sup>41</sup> 〔日〕白川靜：《字通》，頁 1527。

<sup>42</sup> 王國維：〈戩壽堂所藏殷墟文字考釋〉，收於吳澤主編，劉寅生、袁英光編：《王國維全集》第 5 卷（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頁 3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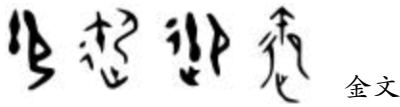
<sup>43</sup> 楊樹達：〈釋禦〉，《積微居甲文說；卜辭瑣記》（北京：中國科學院出版，1954 年），頁 17-18。

<sup>44</sup> 鄭慧生：〈商代的御祭〉，收於王宇信、宋鎮豪主編：《紀念殷墟甲骨文發現一百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年），頁 503-504。

<sup>45</sup> 甲骨、金文、說文的字形全部來自《字通》中的「御」。〔日〕白川靜：《字通》，頁 311。



甲骨文



金文



說文

【字音】ギョ・ゴ 【字訓】迎接、防禦、使用、服侍

【形聲】聲符是（卸）。是「御」的初文。卜辭和金文中多使用此形。字本從午和卩。午是杵形的咒具，用以拝（卩）神，迎請神靈，並防禦邪惡。因此，「迎接」和「防禦」是此字的初義。卜辭中有「茲御」，金文中有「御事」、「御厥辟」等說法。<sup>46</sup>

由此可見，「御」字包含了防禦「邪惡」的意義，使人聯想到作為疾病病因的「惡鬼」、「邪鬼」。

#### 四、儼與方相氏



圖 3：俱（魘）或方相氏

《甲骨文編》中的圖示被認為是俱（魘）或方相氏。<sup>47</sup>雙眼的形象為魘。儼的記載見於《論語·鄉黨》：

鄉人儼朝服而立於阼階。<sup>48</sup>

<sup>46</sup> [日] 白川靜：《字通》，頁 311，「御」。

<sup>47</sup> 同上註，頁 237，「俱」；頁 262，「魘」。

前漢的孔安國注釋道：

孔曰：「儺，驅逐疫鬼，恐驚先祖，故朝服而立於廟之阼階。」<sup>49</sup>

由此可知，儺是一種驅逐疫鬼的儀式，孔子在此擔當了守護祖先神靈的角色。疏文中進一步解釋道：

《正義》曰：「此明孔子存室神之禮也。儺（難），索室驅逐疫鬼也。恐驚先祖，故孔子朝服而立於廟之阼階，鬼神依人，庶其依已而安也。所以朝服者，大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也。」<sup>50</sup>

《周禮·夏官》有記載：

方相氏，狂夫四人。<sup>51</sup>

鄭玄注釋為「可畏怖之貌」，<sup>52</sup>此應指被神靈附體之人。《周禮·夏官》又載：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為之毆疫厲鬼也。<sup>53</sup>

本來，方相氏是直接披上剝下的熊皮，以熊的雙眼與自身雙眼形成四目。《周禮》中這形象演變為黃金四目的面具。方相氏也在葬送時負責進入墓穴，用戈刺向墓壙的四角，驅逐方良。<sup>54</sup>方良即罔兩，<sup>55</sup>罔兩為魍魎魍魎中的魍魎。

《周禮》注中提到「遂令始難毆疫」，進一步註釋為「毆疫厲鬼也」。<sup>56</sup>

<sup>48</sup> [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論語注疏》，收於[清]紀昀、永瑤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95冊，卷10，頁14。

<sup>49</sup> 同上註。

<sup>50</sup> 同上註。

<sup>51</sup>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夏官·司馬》，收於[清]紀昀、永瑤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90冊，卷28，頁11。

<sup>52</sup> 同上註。

<sup>53</sup> 同上註，卷25，頁5。

<sup>54</sup> 「大喪先匱，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毆方良。」同上註，卷31，頁17。

<sup>55</sup> 註解作：「方良罔兩也。」同上註。

<sup>56</sup> 同上註，卷25，頁5。

## (一) 病入膏肓

「疫厲鬼」中的「厲」可追溯到《春秋左氏傳·成公十年》中的「大厲」。晉杜預注釋道「厲，鬼也」：<sup>57</sup>

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為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為殉。<sup>58</sup>

這是「病入膏肓」的故事。晉侯得病後，秦國派出名醫醫緩，但已經為時已晚。關於故事中的「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中的「達」，杜預注釋為「達，針」，<sup>59</sup>《醫說》中也有「達謂鍼也」的說法，<sup>60</sup>解釋為「鍼」。故事提到的「藥」顯示，這位醫者同時使用「鍼」和「藥物」治療。從表面上看，這似乎是根據「氣系病因論」進行的鍼灸治療，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病因為「大厲」，杜預注釋道：「厲，鬼。」此外，他也提到「趙氏之先祖也。八年，晉侯殺趙同、趙括。故怒。」<sup>61</sup>趙同和趙括是趙氏的子孫，他們被晉侯所殺，這個怨恨最終由趙氏的祖先鬼魂來報復。《周禮·大宗伯》卷 18 注釋中的「疫厲」疏文中寫道：「厲鬼為疫病之事。」<sup>62</sup>

<sup>57</sup> [晉]杜預注，[唐]陸德明音義，[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 26，頁 43。

<sup>58</sup> 同上註，頁 43-44。

<sup>59</sup> 同上註，頁 44。

<sup>60</sup> [宋]張杲著：《醫說·醫緩》，收於[清]紀昀、永瑤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42 冊，卷 1，頁 6。

<sup>61</sup> [晉]杜預注，[唐]陸德明音義，[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 26，頁 43。

<sup>62</sup>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春官·大宗伯》，卷 18，頁 16。

像怨恨這樣的情感成為了疾病的原因，這與基於氣系病因論的外邪或邪氣不同。在這裡，趙同和趙括變成了「豎子」的形象。「懼傷我」和「達之不及」不是指改善氣的流動的針灸療法，而是指用來刺殺「鬼」的鍼。

這與日本的民間故事中，一寸法師使用針刺鬼的情節相似。一寸法師的形象非常小，僅有一寸高。他將針當作劍來使用。在昭和初期的繪本中，一寸法師用針刺鬼的眼睛和鼻子，故事描述如下：

オニハチイサイモノガ ナニヲスルノダトテ カミコロソ  
ウト クチノナカヘ イレマシタ ソレヲサイワイニ ハ  
リヲモツテ ハナモメモツキマワリマシタ

（漢字轉換：鬼は小さい者が 何をするのだとて 噛み殺そ  
うと 口の中へ入れました それを幸いに 針を以て 鼻も目  
も突き回りました）

鬼覺得小小的一寸法師無所作為，便將他吞入口中。但一寸法師靈巧地用針刺鬼的鼻子和眼睛。<sup>63</sup>

日本對鬼的形象，大致如同此類繪本或郵票中所展示的那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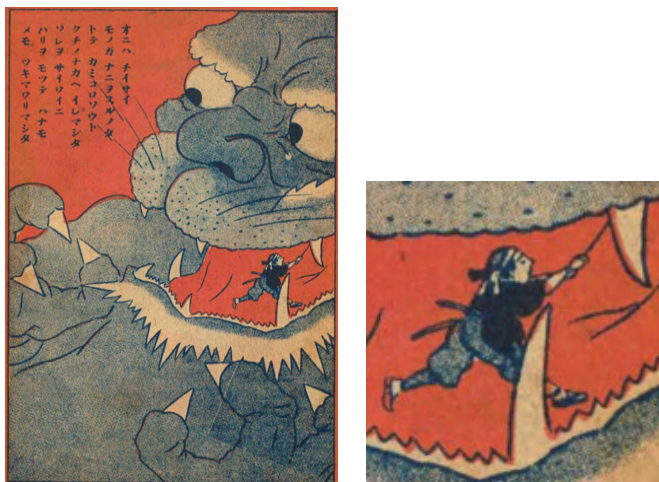


圖 4：一寸法師

<sup>63</sup> [日] 榎本松之助：《一寸法師》（東京：榎本法令館東京支店，1927年），參見：[ndljp/pid/1869743](http://ndljp/pid/1869743)，瀏覽日期：2024年11月26日。漢字乃大形徹轉換，中文為本文譯者所譯。



圖 5：一寸法師郵票（瀧平二郎，《鬼退治》，1974）

## （二）顛頊的三子與疫鬼

《論衡·訂鬼》篇中記載：

顛頊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為疫鬼，一居江水，是為虐鬼；一居若水，是為魍魎鬼；一居人宮室區隅漚庫，善驚人小兒。<sup>64</sup>

這裡提到了疫鬼。《論衡·解除》篇中記載：

昔顛頊氏有子三人，生而皆亡，一居江水為虐鬼，一居若水為魍魎，一居歐隅之間，主疫病人。<sup>65</sup>

這裡則提到疫病的詞彙。這些都是小鬼，並與方相氏的驅儺儀式相關聯。在二十卷本《搜神記》中記載：

昔顛頊氏有三子，死而為疫鬼。一居江水為虐鬼，一居若水為魍魎鬼，一居人宮室，善驚人小兒，為小鬼。於是正歲命方相氏帥肆儺以驅疫鬼。<sup>66</sup>

這裡提到的小鬼，應該是指小孩鬼，<sup>67</sup>也提到了祖先（神）與疫鬼。

<sup>64</sup> [東漢]王充：《論衡》，卷22，頁17。

<sup>65</sup> 同上註，卷25，頁8。

<sup>66</sup> [晉]干寶：《搜神記》，收於[清]紀昀、永瑤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42冊，卷16，頁1。

<sup>67</sup> 史游《急就篇》「射魃辟邪除羣凶」的唐代顏師古註中可見：「射魃辟邪，皆神獸名也。魃，小兒鬼也。射魃言能射去魃鬼。」[漢]史游：《急就篇》，收於[清]紀昀、永瑤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23冊，卷3，頁10。



關於「儺」，白川靜在《字通》中解釋道：「《周禮·夏官·方相氏》記載，披熊皮，頭戴黃金四目，身著玄衣朱裳，手執戈盾，率領百名隸卒，進行驅儺儀式，搜室驅逐疫鬼。疫病被認為是鬼所引發，儺祭用來驅除這些鬼。」<sup>68</sup>

這表明當時的人們通過巫術來進行感染病的預防。《後漢書（續漢書）·禮儀志》中記載了大儺逐疫的儀式，並在注釋中引述《漢舊儀》：「以赤丸、五穀播灑之。」漢代張機的《金匱要略論註》卷 10 中提到的「赤丸方」，這是一種對寒氣厥逆有效的中藥：

茯苓四兩，半夏四兩，烏頭二兩，細辛一兩，右四味末之，  
內真朱為色，煉蜜丸如麻子大。<sup>69</sup>

其中的「朱」即是用丹砂（水銀的原石）染成紅色。除了茯苓、半夏、烏頭、細辛的藥材療效外，朱（水銀）被認為應該也具有一定的殺菌作用。在皇宮內撒播這種藥物，被認為可能對預防疫病，也就是傳染病，具有一定效果。逐疫儀式雖然是巫術，但也涉及到使用藥物來消毒房間，實際上應該有預防疫病的效果。

儺的儀式也傳到了日本，被稱為追儺：

【鬼遣・追儺】(おに-あらい〔…あらひ]) という。「おにやらい（鬼遣）」の変化した語。

\* 正宗文庫本節用集〔室町中〕「追儺 ヲニアライ 節分夜於禁中殿上侍臣以挑弓葦矢驅惡鬼謂之追儺」

\* 三體詩絕句鈔〔1620〕二「唐には〈略〉金吾の官が除夜に鬼あらいをする也」

【鬼遣・追儺】(おに-あらい〔…あらひ]) 是「鬼遣」(おにやらい) 讀音的變體。

\* 《正宗文庫本節用集》(室町時期)：「追儺 節分夜於禁中殿上侍臣以挑弓葦矢驅惡鬼謂之追儺。」

<sup>68</sup> 〔日〕白川靜：《字通》，頁 716，「朱裳」。

<sup>69</sup> 〔漢〕張機著，〔清〕徐彬註：《金匱要略論註》，收於〔清〕紀昀、永瑤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34 冊，卷 10，頁 8。

- \* 《三體詩絕句鈔》(1620) 第二卷：「在唐代〈略〉，金吾官在除夕驅鬼。」<sup>70</sup>

此處提到「唐代」，並引述中國的例子，然而節分的慶祝方式則更為普遍：

せち-ぶん【節分】

(1) 季節の移り変わる時立春・立夏・立秋・立冬の前日の称.せつぶん.

- \* 枕草子〔10C 終〕二五・すさまじき物「方たがへにいきたるに,あるじせぬ所.まいてせちぶんなどはいとすさまじ」

- \* 源氏物語〔1001~14 頃〕宿木「四月ついたちごろ,せちぶんとか言ふ事,まだしき先に,わたしたてまっり給ふ」

(2) 特に立春の前日の称.せつぶん.《季+冬》

- \* 俳諧・誹諧之連歌（飛梅千句）〔1540〕第一「雪にせがきはいましばしまてせちぶんや寺にもものをいはふらん」

【節分】

(1) 指季節變換的時候，通常指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的前一天。

- \* 《枕草子》(10 世紀末) 第二五「掃興の事」：「去方違處無主人，尤其在節分時特別冷清。」

- \* 《源氏物語》(約 1001-1014) 宿木：「四月初一左右，剛剛過節分時，就這樣奉送了過去。」

(2) 特別是指立春前一天的稱謂（季+冬）。

- \* 《俳諧・誹諧之連歌（飛梅千句）》(1540) 第一首：「雪還在下，稍微等一會兒，寺院裡應該在節分也會舉行一些儀式吧。」<sup>71</sup>

<sup>70</sup> 小學館國語辭典編輯部編：《日本國語大辭典》（東京：小學館，2006 年），參見：<https://japanknowledge.com/lib/display?lid=200200a4bf02ORfr9YSf>，瀏覽日期：2024 年 11 月 27 日。中文部分為本文譯者翻譯。

<sup>71</sup> 小學館國語辭典編輯部編：《日本國語大辭典》，參見：<https://japanknowledge.com/lib/display?lid=20020261f7b26wIc2B8z>，瀏覽日期：2024 年 11 月 27 日。中文部分為本文譯者翻譯。

鄭玄注《周禮》「遂令始難毆疫」一句時，歸結《禮記·月令》之說法，言：

季春之月，命國難，九門磔禳，以畢春氣。仲秋之月，天子乃難，以達秋氣。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sup>72</sup>

此處指出，季春、仲秋要舉行「難」，而季冬要進行「大難」。這基本上和日本的「節分」具有相似的意義。

### (三) 夏越之祓

日本的夏越之祓也是在六月最後一天舉行的，因此與難有相近的內容：

なごしの祓(はら)え

毎年六月晦日に、宮中および各神社で行なわれる祓えの行事。上古から行なわれた民俗信仰に基づく年中行事の一つで、浅茅(あさじ)で輪形を作り、参詣人にくぐらせ、茅麻の幣で身を祓い清めたり、また、撫物(なでもの)という人形(ひとがた)を作り、身体を撫でたのを川原に持ち出して、水辺に齋串(いぐし)を立て、祝詞をとなえて祓えを行なったりする。夏越の祓い。夏越のみそぎ水無月祓え夏祓え。《季+夏》

\*宇津保物語〔970~999頃〕祭の使「あふ事のなごしのはらへしつる哉おほぬさならむ人を見じとて」

夏越之祓

毎年六月最後一天，宮中和各地神社都會舉行祓除的儀式。這是根據上古時代流傳下來的民俗信仰，每年的固定活動之一。此儀式中，用淺茅做成的輪形物讓參拜者穿過，並以茅草和麻製的幣帛來清潔身體。此外，還會製作稱為「撫物」的人形，擦拭身體後將其帶到河邊，立起潔淨的木籤，誦讀祝詞以進行祓除。此儀式又稱為夏越之祓、夏越的御禊、水無月祓、夏祓。(季+夏)

<sup>72</sup>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夏官·司馬》，卷25，頁5。

\* 《宇津保物語》(約 970-999)〈祭使〉:「正如參加了夏越之祓,這應該是一件大御幣之事,人們不應再見此事了。」<sup>73</sup>

《日本國語大辭典》中的「な-ごし(夏越、名越)」條目中記載:「此詞意為和平(なごし),帶有祓除邪神、使其平息之意(《八雲御抄》三)。另有解釋指『名越』,即跨越夏天之名,祓除和消解災厄(《下學集》)」,<sup>74</sup>這與儺相似。同樣,「なごしの節供(夏越之節供)」也可見這樣的記載:「指陰曆六月的最後一天。這天表示田植結束,新季節的開始,是禁忌的日子。這一天農事休息,進行茅草圈穿越儀式或御禊,並讓牛馬到海邊或河邊沐浴。」<sup>75</sup>

前文提到的「用淺茅製作的輪形物讓參拜者穿過」,在此被稱為「茅草圈穿越儀式」。



圖 6：平安時代的茅草圈穿越儀式

<sup>73</sup> 小學館國語辭典編輯部編：《日本國語大辭典》，參見：<https://japanknowledge.com/lib/display/?lid=20020320a9865a44j15r>，瀏覽日期：2024 年 11 月 27 日。中文部分為本文譯者翻譯。

<sup>74</sup> 小學館國語辭典編輯部編：《日本國語大辭典》，參見：<https://japanknowledge.com/lib/display/?lid=20020320a693OcQ6wyb2>，瀏覽日期：2024 年 11 月 27 日。

<sup>75</sup> 小學館國語辭典編輯部編：《日本國語大辭典》，參見：<https://japanknowledge.com/lib/display/?lid=20020320a7c1uqQb02jY>，瀏覽日期：2024 年 11 月 27 日。

「寢殿的東側打開了妻戶，而南面的簾子全部垂下。透過簾子可以看到女官們的身影。抱著幼兒的乳母穿過女官遞出的茅草圈。據說穿過這個圈子可以避開疾病」。<sup>76</sup>這裡的場景是室內，且主要用於幼兒，因此這個茅草圈並不大。



圖 7：2022 年 6 月 27 日 京都平安神宮  
穿過茅草圈的正是筆者

目前，許多神社都舉行茅草圈穿越儀式。照片中的場景來自平安神宮，並附有如何以「8 字形」穿越茅草圈的說明。

雖然被稱為「茅草圈」，但實際使用的是蘆葦（芒草）。「茅草」在中國古代本就作為辟邪之物，廣泛應用於各種場合。茅草和芒草的葉緣具有植物硅酸體（Plant Opal），經常會割傷手指。這一特性在穿越茅草圈時，象徵著消除惡鬼的意象。<sup>77</sup>此外，「茅」字中的「矛」可能是因為其芽初生

<sup>76</sup> おに-あらい〔..あらひ〕【鬼遣・追儼】。見小學館國語辭典編輯部編：《日本國語大辭典》，參見：<https://japanknowledge.com/lib/display/?ph=1&kw=%E8%87%A3%E4%BB%A5%E6%8C%91%E5%BC%93%E8%91%A6%E7%9F%A2%E9%A7%86%E6%82%AA%E9%AC%BC&lid=200200a4bf02ORfr9YSf>，瀏覽日期：2024 年 11 月 27 日。

<sup>77</sup> 〔日〕大形徹：〈茅について—その呪術的効用をめぐる—〉，收於〔日〕金子務、〔日〕山口裕文編著：《照葉樹林文化論の現在的展開》（北海道：北海道大學出版會，2001 年），頁 127-169。

時的形狀像矛，而矛作為武器，似乎也與方相氏所持的盾與矛（戈）相互呼應。

#### （四）方相氏的圖像

先來看看方相氏的圖像：<sup>78</sup>



圖 8：矛與盾

這是一個持矛與盾的人物形象，可能可以被視為方相氏的原型。



圖 9：弓與盾

這是一位持弓與盾的武士形象。弓的形狀是已經卸下弦的樣子。甲骨文字的「弓」正是這種形狀。無論是矛、弓，還是盾，這些都是武器。這些文字明顯具有象形文字的特性，而這些形象也轉化成陶俑，在後漢左右的墓葬中大量出現。白川靜在《字統》中認為這就是方相氏，這可能是一個戴著面具，耳朵上掛著像耳環一樣東西的形象。

<sup>78</sup> 圖 8、9 出自孫海波：《甲骨文編》（京都：中文出版社，1977 年），頁 838。

圖 10：作為明器的方相氏<sup>79</sup>

這幅圖像出自小林太市郎《漢唐古俗與明器土偶》中引用的 B. Laufer 的資料。這應該是曾被陳列在墓室中的物件。推測其右手持矛，左手持盾，但因為矛與盾是木製的，已經腐朽不存。其頭上似乎有角狀物，這可能是將頭髮束成這樣的形狀，或許也與青銅器上的龍角相似。關於這些龍角，筆者曾在論文〈龍角考〉中提出，<sup>80</sup>這可能是源自非洲長頸鹿的角。

圖 11：城野遺跡的方相氏<sup>81</sup>

<sup>79</sup> Berthold Laufer, *Chinese clay figures*, in *Anthropological series volume 13 no.2* (Chicago: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1914), p. 177. 轉引自〔日〕小林太市郎：《漢唐古俗與明器土偶》（京都：一條書房，1947年），「第五章」。

<sup>80</sup> 〔日〕大形徹：〈龍角考—その一、キリンの角〉，《人文學論集》第33卷（2015年3月），頁13-14。

<sup>81</sup> 〔日〕設樂博己：〈弥生絵画と方相氏（コラム歴史の風）〉，《史學雜誌》第119卷第9號（2010年9月），頁1525-1527。

日本在彌生時代後期，城野遺跡的壁畫中出現「右手持武器，左手持盾狀物……」，<sup>82</sup>被認為如果此人物畫像是方相氏，那麼方相氏在日本的出現可追溯至約 400 至 500 年前。此外，還有觀點認為「因為該畫出現在石棺中，理解為驅逐墓內邪靈的作用較為合理」。<sup>83</sup>由此可見，方相氏不僅在儼儀中為生者服務，對於死者也扮演著重要角色。

《周禮注疏》記載：「大喪先匱。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毆方良」，注釋中解釋道「壙，穿地中也。方良，罔兩也」，釋義為「喪所多有凶邪，故使之導也」。<sup>84</sup>其中「罔兩」即指魑魅魍魎，有時也稱作「罔象」。

《周禮》方相氏毆罔象。罔象好食亡者肝而畏虎與柏。墓上樹柏，路口致石虎，為此也。（《酉陽雜俎·尸窆》）<sup>85</sup>

此處所言，罔象據說會吞食亡者的肝臟。<sup>86</sup>



圖 9：盾持人埴輪

<sup>82</sup> [日]中村俊介：〈彌生の石棺に武裝人物画〉，《朝日新聞》早晨版，2010年7月22日。

<sup>83</sup> 同上註。

<sup>84</sup>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夏官·司馬》，卷31，頁17。

<sup>85</sup> [唐]段成式著：《酉陽雜俎》，收於[清]紀昀、永瑤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47冊，卷13，頁5。

<sup>86</sup> 對此，拙作《不老不死》的「埋藏儀禮と方相氏」及「亡者を食らう悪鬼」兩小節中有詳細說明。見大形徹：《不老不死》（東京：講談社，1992年），頁21-26。



從茅原大墓古墳（4 世紀末）出土了最早的盾持人埴輪（圖 9）。設樂博已在其論文〈彌生繪畫與方相氏〉中提到，關於 3 世紀彌生時代後期城野遺跡石棺的人物繪畫，他指出：「城野繪畫明顯承襲自彌生中期的繪畫系統，因此持武器的彌生中期人物畫很可能源自方相氏。」<sup>87</sup>由此推測，持武器的人物畫都可能與方相氏相關。中國的墓室中也常見武士俑，雖未必都被視作方相氏，但其作用可能與方相氏相同。



圖 10：《政事要略》的方相氏與疫鬼

惟宗允亮所撰的《政事要略》成書於平安時代，<sup>88</sup>其中的方相氏長有一根角，位於頭頂稍前方。其有四隻眼睛，兩側各露出一顆從下往上生長的獠牙。其髮型為被髮，後面披散下來，赤腳穿木屐，衣服的邊緣呈毛狀，這應與方相氏本來穿熊皮的傳統有關。其腰間繫著荒繩，繩端為紅色布巾狀物。左手持矛，右手持盾，看似為左撇子。矛的尖端分成五叉，並繫著紅色布巾，隨風飄揚。

<sup>87</sup> [日] 設樂博己：〈彌生繪畫と方相氏（コラム歴史の風）〉，《史学雑誌》第 119 卷第 9 號（2010 年 9 月），頁 1525-1527。

<sup>88</sup> [日] 惟宗允亮：《政事要略》（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數位收藏，1869 年），參見：<https://dl.ndl.go.jp/pid/2561022/1/1>，瀏覽日期：2024 年 11 月 27 日。

被驅逐的疫鬼亦是披髮，頭頂禿髮，這種髮型也出現在日本《餓鬼草子》中，是鬼特有的形象。其幾近全裸，著紅色犢鼻褌，頸部纏著紅繩，右臂下還掛著一個紅色布包，包中內容不明，或許裝著從病人那裡奪取的靈魂。疫鬼赤腳行走，雙腳僅有兩根腳趾，腳趾尖如禽獸般銳利，手指看似與人相似。其手腕與腳踝上都佩戴有腕環與足環。



圖 11：鳥山石燕的方相氏

鳥山石燕所描繪的方相氏（圖 11）有四隻眼睛，<sup>89</sup>手持的不是矛和盾，而是右手拿著一把劍，看起來並非金屬製，而是木製，或許是桃木劍。左手五指張開，左腳抬起，姿態與歌舞伎的見得動作相似。衣服的邊緣呈毛狀，可能是方相氏穿著熊皮的殘留痕跡。衣服上有唐獅子般的旋毛花紋。旁邊的詞書中引用了《論語》和《周禮》的文句，顯示其依據正統的文獻。

<sup>89</sup> [日]鳥山石燕繪，[日]稻田篤信、[日]田中直日編：《畫圖百鬼夜行》下之卷（東京：國書刊行會，1992年），頁245，「雨」。



圖 12：韓國的方相氏圖



13：韓國的方相氏與送葬的場景

早期的韓國實際使用過方相氏的面具，且是兩人同時出現。方相氏似乎在送葬時引導隊伍（圖 12）。<sup>90</sup>面具龐大，四目露出獠牙，密佈細小的牙齒從嘴巴裡裸露出來。

#### （五）吞食惡鬼的善神

在方相氏的儺儀式中，中黃門和侷子會進行以下的吟誦：

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其儀：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為侷子，皆赤幘皂製，執大叢。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於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陞衛，乘輿御前殿。黃門令奏曰：「侷子備，請逐疫。」於是中黃門倡，侷子和，曰：「甲作食飢，肺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強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軀，拉女幹，節鮮女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後者為糧。」因作方相與十二獸儺。囁呼。<sup>91</sup>

<sup>90</sup> 〔日〕村山智順之物，由〔日〕吉村美香提供。

<sup>91</sup> 〔南朝宋〕范曄著，〔唐〕李賢等注：《後漢書·禮儀志第五·禮儀中》，卷 15，頁 11-12。

甲作、腓胃、雄伯、騰簡、攪諸、伯奇、強梁、祖明、委隨、錯斷、窮奇、騰根是十二神。被吞食的惡凶鬼是虺、虎、魅、不祥、咎、夢、磔死寄生、觀、巨、蠱這十個。奇怪的是，這裡並非十二個。此處的「虎」或許是指「虺（瘡）」。不過，後來出現了「水虎」、「虎鬼」等形象。

「赫女軀，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後者為糧」這些表述雖然震懾人心，實際上與動物的解體與烹調過程類似。消滅惡鬼的最佳方法就是將其吞食。

方相氏的故事隨後再次被提及：

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其儀：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為侏子，皆赤幘皂製，執大叢。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於禁中。

在這裡，「十二神」被稱為「十二獸」，並且被描述為「有衣毛角」。中黃門穿著毛皮，佩戴角，模擬這些裝扮，顯示出其扮演的是獸神的角色。方相氏自身也被描繪為一隻熊，因為熊可以直立行走，與人類較為相似，因此被特殊對待並擔任十二獸神的領導者。在圖像石的圖像中，也記錄了虎等獸類驅使惡鬼的情景。

在十二獸神中，「伯奇」似乎與食「夢」（引起惡夢的鬼）的獬有關。白樂天的〈獬屏贊〉序中寫道：

獬讀陌，白豹也。

獬者，象鼻犀目，牛尾虎足，生南方山谷中。寢其皮辟瘟，圖其形辟邪。予舊病頭風，每寢息，常以小屏衛其首。適遇畫工，偶令寫之。按山海經，此獸食鐵與銅，不食他物。因有所感，遂為贊曰。<sup>92</sup>

獬被描述為長鼻動物，食鐵和銅等硬物，從而具有避邪的功能。因此，會在睡眠時以繪有獬的枕屏風來保護頭部。

<sup>92</sup> [唐]白居易著：《白氏長慶集·銘贊箴謠偈》，收於[清]紀昀、永瑤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80冊，卷39，頁2。

白樂天的文字中描述的獏被認為是一種鼻子長的動物，但在古代，獏可能指的是現在的大熊貓。<sup>93</sup>退治的惡靈如「魅」和「蠱」是眾所周知的。至於「夢」，它似乎是引發惡夢的惡鬼。實際上，「夢」這個字的原始意義接近於惡夢。白川靜指出：「媚盪等的詛咒儀式由巫女進行，巫女的眼睛上方會施加媚飾。這些詛咒靈在人的睡眠中會化為夢魘，擾亂心神，因此夢被視為這些詛咒靈所為。」<sup>94</sup>

#### (六) 吃鬼魅的老虎



圖 14：中央的熊為方相氏<sup>95</sup>

在這幅圖中，中央的熊正在驅使兩隻猛獸襲擊下方的女魅。在後漢張衡的〈東京賦〉中提到「卒歲大儺，毆除羣癘。方相秉鉞。……溺女魅於神潢」，<sup>96</sup>方相氏在大儺儀式中被提及用來驅除的一種羣癘就是女魅。這隻熊可能就是方相氏。

<sup>93</sup> 〔日〕大形徹：〈図書の中のパンダ〉，《アウリオン》第 19 卷（2003 年 10 月），頁 8。

〔日〕大形徹：〈工具書中の熊貓〉，發表於德國紐倫堡孔子學院主辦：「世界漢字學會第六屆年會」（紐倫堡：紐倫堡大學，2018 年 10 月 6 日）。

<sup>94</sup> 〔日〕白川靜：《字通》，頁 1505，「夢」。

<sup>95</sup> 1972 年河南東河針織廠基出土畫像石，河南省南陽漢畫館藏。

<sup>96</sup> 〔東漢〕張衡著，張震澤校注：《張衡詩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頁 148。



圖 15：吃鬼魅右腿的老虎

在東漢的圖像石上，<sup>97</sup>老虎咬住了鬼魅的右腿。鬼魅仰天，顯得十分痛苦。鬼魅有尾巴。

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鬱壘，主閔領萬鬼。惡害之鬼，執以葦索，而以食虎。於是黃帝乃作禮，以時驅之，立大桃人，門戶畫神荼、鬱壘與虎，懸葦索以禦。凶魅有形，故執以食虎。《《論衡·訂鬼篇》》<sup>98</sup>

《論衡》中提到，神荼和鬱壘這兩位神明讓老虎吃掉作惡的鬼。在儺的儀式中，十二獸神也以「要吃掉鬼」來威嚇它們。這幅圖像展示了實際吞食鬼的場景。

對於生者來說，這是讓老虎吃掉引起疾病的鬼，以防止疾病發生。若是在墓室中的圖像石，則呈現的是老虎咬食試圖侵入被葬者遺體的鬼。這種圖像的目的是為了防禦試圖進入墓穴的鬼。

<sup>97</sup> 左一怪獸似為鬼魅。中一虎、弓背翹尾、張口噬食鬼魅左腿。鬼魅作驚恐狀。南陽虎食鬼魅，東漢（25-220）高37公分，長164公分。1957年河南南陽市區出土，河南省南陽漢畫館藏。見中國畫像石全集編輯委員會編，王建中主編：《中國畫像石全集·河南漢畫像石》第6冊（河南：河南美術出版社、山東美術出版社，2000年），「圖214」。

<sup>98</sup> 〔東漢〕王充：《論衡》，卷22，頁19。



## (七) 二條大路木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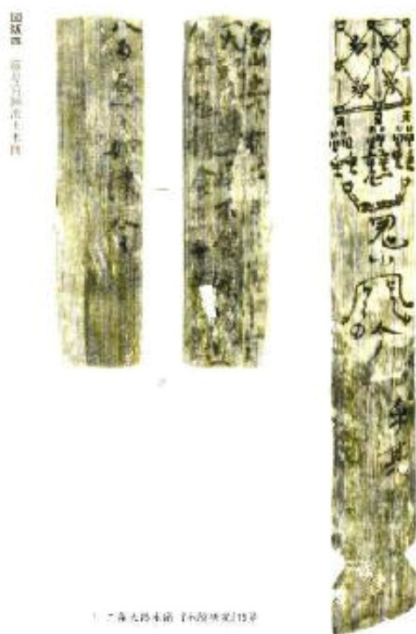


圖 16：二條大路木簡 《木簡研究》18 號

日本奈良縣奈良市二條大路出土的咒符木簡，<sup>99</sup>是在藤原麻呂（天平 9 年 7 月 13 日〔737 年 8 月 17 日〕，43 歲去世）的宅邸遺址的溝渠中出土的。藤原麻呂是當時因天花流行而死亡的藤原四兄弟之一（武智麻呂、房前、宇合、麻呂）。這表明，在天花流行期間，人們使用了咒符來對抗疫病：

南山之下有不流水，其中有一大蛇，九頭一尾，不食餘物，  
但食虐鬼，朝食三千，暮食八百，急急如律令。<sup>100</sup>

此咒符內容為作九頭一尾的大蛇形象的神明，對虐（瘡）鬼進行威脅，表示「我要吃掉你們」。類似的記述在唐孫思邈（?-682）的《千金翼方·禁經》等文獻中屢見不鮮。以下是一例：

<sup>99</sup> 〔日〕大形徹：〈二条大路木簡の呪文〉，《木簡研究》18 號（1996 年 11 月），頁 246。  
〔日〕大形徹、〔日〕山里純一、〔日〕佐佐木聰、〔日〕池內早紀子、〔日〕大野朋子、董濤：〈《千金翼方·禁經》與日本奈良二條大路咒符木簡〉，《道教學刊》總第 1 期（2018 年 1 月），頁 133-148。

<sup>100</sup> 同上註。

### 咒瘡鬼法

登高山，望海水，水中有一龍，三頭九尾，不食諸物，惟食瘡鬼。朝食三千，暮食八百，食之不足，差使來索。符藥入五藏，瘡鬼湏屏跡。不伏去者，縛送與河伯。急急如律令。

一云：登高山，望海水，天公下捕瘡鬼。咄，汝不疾去，吾家有貴客，子各破，頭如東山，軀如東澤，不食五穀，但食百鬼，朝食三千，暮食八百，一未足，摧促來索。急急如律令。<sup>101</sup>

此類記述亦見於永觀 2 年(984)，由丹波康賴(912-995)所撰的《醫心方》。在卷 14〈治鬼瘡方第十四〉的范汪方治鬼瘡方中，有以下內容：

丹書額言：「戴九天」；書臂言：「抱九地」；書足言：「履九江」；書背言：「南有高山，上有大樹，下有不流之水，中有神蟲，三頭九尾，不食五穀，但食瘡鬼，朝食三千，暮食三百，急急如律令。」書胸言：「上高山，望海水，天門亭長捕瘡鬼，得便斬，勿問罪，急急如律令。」<sup>102</sup>

此處的咒符要求在身體各部位書寫丹砂，而背部所書內容：「書背言：『南有高山，上有大樹，下有不流之水，中有神蟲，三頭九尾，不食五穀，但食瘡鬼。朝食三千，暮食三百，急急如律令。』」與二條大路的咒符內容極為相似。

將咒語寫在身體上這一行為，與小泉八雲(1850-1904, Patrick Lafcadio Hearn)的「耳無芳一之事」密切相關。

……為了保護你的身體，必須在你的身體上寫下經文。在日落之前，住持與納所將芳一的衣服剝去，兩人用筆在芳一的胸部、背部、頭部、臉部、脖子、四肢——甚至連腳底——都寫上了《般若心經》的經文。<sup>103</sup>

<sup>101</sup> [唐]孫思邈著，蕭天石主編：《千金翼方·禁經上·禁瘡病第八》(臺北：自由出版社，1992年)，頁348。

<sup>102</sup> [日]丹波康賴著，趙明山等注釋：《醫心方》(瀋陽：遼寧科學技術出版社，1996年)，頁564。

<sup>103</sup> [日]小泉八雲著，[日]落合貞三郎、田部隆次等編：《小泉八雲全集》第7卷(東京：



這個故事講述的是一位盲眼的琵琶法師芳一，因為與平家的亡靈交談而陷入危險。為了拯救他，僧侶們在他身上書寫《般若心經》。然而，他們忘記在芳一的耳朵上書寫經文，導致亡靈只能看到他的耳朵，便將耳朵撕下，使芳一最終失去了耳朵。在這裡，故事使用的並非道教的咒語，而是佛教的經文。

此外，小泉八雲的故事來源可以追溯到《曾呂利物語》(1663)中的「耳切れうん市が事」，<sup>104</sup>此故事後來被發展為文學作品。

至於在身體上進行書寫的例子，早在晉代葛洪(283-343)的《肘後備急方》中就已經有記載。在卷3〈寒熱諸瘡方第十六〉中提到：「未發，頭向南臥，五心及額舌七處，閉氣書鬼字。」<sup>105</sup>

#### (八) 辟邪繪中的神蟲與天形(刑)星



圖 17：神蟲



圖 17 的放大圖：神蟲用腳抓住惡鬼並將其吞食的場景

第一書房，1937年），頁190-191。

<sup>104</sup> [日] 佚名草子編：《曾呂利物語》（日本北海道大學圖書館藏刊本），無頁碼。

<sup>105</sup> [晉] 葛洪著，[梁] 陶弘景、[金] 楊用道補：《肘後備急方》，收於[清] 紀昀、永瑤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34冊，卷3，頁5。

這是一幅日本平安時代(12世紀)繪製的絹本著色辟邪繪中所繪的神蟲(圖17)。詞書中寫道：「瞻部州南方的山中有一神蟲，專門以虎鬼為食，每天早晨吞食三千隻，晚上吞食三百隻鬼。」<sup>106</sup>

這裡的結構與之前所提到的例子相同。這幅畫的詞書本身也可以視作咒符。在這裡，出現的不是虐鬼或瘡鬼，而是虎鬼。<sup>107</sup>

另外，這隻神蟲被畫成了蟲的形象。在《千金翼方》中，也有關於蟲的記載。〈禁瘡病第八〉，禁瘡鬼法中提到：「……中有一蟲，不食五穀，只食瘡鬼，朝食三千，暮食八百……。」<sup>108</sup>

從圖中可以看到，神蟲有八條腿，因此並非現代分類中的昆蟲。圖中描繪的情景是，神蟲用每條腿抓住並吞食惡鬼，四周散落著鮮紅的血，呈現出非常慘烈的場景。在畫面前方，可以看到一些逃跑的惡鬼。這些惡鬼只穿著紅色兜襠布，腳趾只有兩根，頭頂無髮，這一描繪與《政事要略》中的鬼相一致。

此外，辟邪繪中也描繪了天形(刑)星。<sup>109</sup>這位神以醋泡惡鬼並將其吞食。根據記載，天形星是「負責監督天上諸星的星。在地上，代表牛頭天王」。<sup>110</sup>在《延命經直談鈔》中提到：「諸星的統領，名為天刑星，降臨娑婆界後，化身為牛頭天王。」<sup>111</sup>

<sup>106</sup> 國寶「辟邪繪神蟲」，奈良國立博物館收藏品數位收藏，參見：<https://www.narahaku.go.jp/collection/1106-3.html>，瀏覽日期：2024年11月27日。漢字乃大形徹轉換，中文為本文譯者翻譯。

<sup>107</sup> 《駢字類編》關於「虎」記載道：「虎鬼，《酉陽雜俎》：虎初死，記其頭所藉處，候月黑夜掘之，欲掘時，必有虎來吼擲前後，不足畏，此口之口也。」虎鬼這個名稱本身也存在，並且與後來的水虎有所關聯。〔清〕吳士玉編：《御定駢字類編·鳥獸門九》，收於〔清〕紀昀、永瑤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03冊，卷212，頁14。

<sup>108</sup> 〔唐〕孫思邈著，蕭天石主編：《千金翼方》，頁348。

<sup>109</sup> 〔日〕下野玲子氏於科研研究會上發表。

<sup>110</sup> 〔日〕石田瑞麿：《例文佛教語大辭典》(東京：小學館，1997年)，「牛頭天王」，參見：<https://japanknowledge.com/lib/display/?lid=54100P081330>，瀏覽日期：2024年11月28日。

<sup>111</sup> 〔日〕釋必夢著：《延命地藏菩薩經直談鈔》(日本慶應義塾大學藏京都永田調兵衛元祿10年本)，卷8，葉20。參見：<https://babel.hathitrust.org/cgi/pt?id=keio.10812510453&seq=118>，瀏覽日期：2024年11月30日。



圖 18：天形星

詞書中提到：「天形星位於上空，牛頭天王與其眷屬一同捕捉疫鬼，將其泡入醋中吞食。」<sup>112</sup>

詞書中也提到了「牛頭天王」。根據記載，牛頭天王被視為「京都祇園社（八坂神社）及尾張津島大社等地的祭神。據說原本是祇園精舍的守護神，後來與藥師如來，以及素戔嗚命的神格聯繫在一起，並被稱為祇園天神。此外，牛頭天王的信仰還與蘇民將來的傳說結合，被視為能夠驅除邪魔與疫病的守護神，也稱為牛頭天神」。<sup>113</sup>在《神道集》中提到：「牛頭天王者三百四十二臂也，頭頂上有兩個牛頭，右手握著一把長矛，左手結著施無畏印。」<sup>114</sup>記載的內容，將牛頭天王與佛教的藥師如來，以及日本《古

<sup>112</sup> [日] 石田瑞麿：《例文佛教語大辭典》，「天刑星」，參見：<https://japanknowledge.com/lib/display/?lid=54100P204450>，瀏覽日期：2024年11月28日。

<sup>113</sup> [日] 石田瑞麿：《例文佛教語大辭典》，「牛頭天王」，參見：<https://japanknowledge.com/lib/display/?lid=54100P081330>，瀏覽日期：2024年11月28日。

<sup>114</sup> [日] 貴志正造譯：《神道集》（東京：平凡社，1967年），卷3，第12條「祇園大明神事」。

事記》中的素戔鳴命，甚至還與蘇民將來的傳說相聯繫。據說，京都祇園社（八坂神社）的主神即是牛頭天王，並且與著名的祇園祭也有關聯。

在這幅天形星的畫面也描繪了吞食惡鬼的情景。這裡提到用醋來泡鬼，反映了當時的飲食習慣，即烹飪時不加調味料，食用時再根據口味調味。

神蟲與天形星的繪畫技巧非常高超，但內容屬於以嚇唬惡鬼為目的，描繪惡鬼被吃一幕的巫術畫。類似的畫作被認為在中國很少見，這可能是「鬼系病因論」在日本的發展。

### （九）關於祇園祭的長刀鉾

關於祇園會及祇園祭，有以下記載：

是每年七月在京都市八坂神社（祇園社）舉行的祭典，為日本代表性的夏日祭典之一。其起源可追溯至平安時代中期，當時為了驅逐惡疫，立了六十六根鉾，與當時國家的數量相同，並將神輿送至當時位於二條城附近的神泉苑進行禊祓。祇園祭最為著名的是七月十七日舉行的「山鉾巡行」，共有三十二座山鉾盛大遊行。然而，整個祭典實際上從七月一日的「吉符入」開始，持續到三十一日於八坂神社境內的疫神社進行的「夏越祓」結束，歷時整整一個月。在山鉾巡行的前夜被稱為「宵山」，此時大街小巷的「鉾」和「山」上懸掛著燈籠，家家戶戶則展示屏風。為了觀看這場盛事，來自全國各地的民眾齊聚一堂，京都夏夜的熱鬧氣氛也隨之達到頂峰。<sup>115</sup>

可見「惡疫退散」、「疫神社」、「屏風（擋風避疫）」等概念。

「京都祇園社（八坂神社）的祭典，也稱作祇園會或祇園御靈會。關於其起源，根據社傳（《祇園社本緣錄》）記載，貞觀 11 年（869）6 月，全國範圍內瘟疫流行，卜部日良麻呂認為這是因牛頭天王的神威作祟，於是奉敕立了六十六根矛進行祭祀，祈求消災除疫。然而，這個說法比祇園社創建的年分即貞觀 18 年（876）要早，且缺乏其他證據。因此，有學者

---

<sup>115</sup> [日] 宇多喜代子等編著：《日本の歳時記》（東京：小學館，2012 年），「祇園會」，參見：<https://japanknowledge.com/lib/display/?lid=20300SSJK00097300>，瀏覽日期：2024 年 11 月 28 日。

認為應以〈二十二社註式〉中記載的『天祿元年（970）六月十四日始御靈會自今年行之』為準。<sup>116</sup>

無論如何，這是自日本平安時代以來舉行的祭典，且與儺的儀式不同，是單獨進行的。



圖 19：歌川廣重繪 長刀鉾

圖 19 的說明提到：「在山鉾巡行中領頭的是長刀鉾。在竿的上部裝有被視為鉾的神祇的天王人偶，鉾頭為長刀。據說在江戶時代，人們競相裝飾山鉾以彰顯其華麗。」<sup>117</sup>

山鉾的「鉾」與「矛」、「戈」相同。由於象徵驅除疫病，這與古代方相氏所持的矛也有一定的聯繫。即使神祇種類不同，但這仍然屬於「鬼系病因論」的範疇。

<sup>116</sup> [日] 塙保己一編：《群書類從・神祇部第二十二・二十二社註式》（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文政3年刊本），卷22，葉48，參見：[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f/fb/NAJDA-215-0003\\_%E4%BA%8C%E5%8D%81%E4%BA%8C%E7%A4%BE%E8%A8%BB%E5%BC%8F.pdf](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f/fb/NAJDA-215-0003_%E4%BA%8C%E5%8D%81%E4%BA%8C%E7%A4%BE%E8%A8%BB%E5%BC%8F.pdf)，瀏覽日期：2024年11月28日。

<sup>117</sup> 歌川廣重繪：《諸國名所百景 京都祇園祭禮》（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圖片及說明見《日本大百科全書》參見：<https://japanknowledge.com/lib/display/?lid=1001081306024003636>，瀏覽日期：2024年11月28日。



## 五、結語

在中國古代，首先存在著向神祈禱，驅逐惡鬼的觀念，這就是所謂的「鬼系病因論」，也可以稱之為外在病因論。隨著「氣系病因論」理論的建立，「鬼系病因論」逐漸被忽視。《素問·五臟別論》提到的「拘於鬼神者不可與言至德」，<sup>118</sup>便否定了「鬼系病因論」。

日本的傳統醫學深受中國的影響，多數是從陰陽五行的氣流運行出發，採取「氣系病因論」的立場進行考察。因此，鍼灸系的書籍如《黃帝內經素問》等受到重視。

然而，若仔細檢視，中國醫學中的本草（藥物與漢方藥）系著作如《神農本草經》中提到「殺鬼」、「除邪鬼」、「殺鬼怪物」等，<sup>119</sup>《本草綱目》（〔明〕李時珍 1518-1593）似乎也繼承了「鬼系病因論」。但在現代，本草學多從近代藥學的角度進行研究，完全不考慮「鬼」的因素。「鬼系病因論」雖然是中國醫學的根源，但一直未被正面研究。

然而，在宗教、傳統文化、文學、美術等領域，這些思想依然濃厚地保留著。尤其是日本的儺祭、夏越祓、祇園祭等，均是以「鬼系文化論」為前提的。因此，從「鬼系病因論」的角度，綜合把握中國與日本醫學及與疾病、疫病相關的傳統文化的發展，或許是當前所必須的。

【責任編校：鍾婕寧、李月暄】

<sup>118</sup> 〔唐〕王冰次注，〔宋〕林億等校正：《黃帝內經素問》第733冊，卷3，頁22。

<sup>119</sup> 〔日〕大形徹：〈《神農本草經》に見える「鬼」について〉，《人文學論集》第11卷（1993年3月），頁75-93。